

我亦是行人

□无为县第四中学 杨 蓉

在一座陌生的城市，像一朵自由行走的花，徜徉在一条条古老的街巷。没有起点，没有终点，只遵循着内心的指引，或者是，由一种熟悉的气息引领着，慢行。

如同走进幽邃的历史：浑朴的青石路，雕龙刻凤的石栏杆，镂花的红木门窗旁斜挂着古旧的壁灯，青砖瓦木阁楼里飘出老戏曲，手写的毛笔匾额……姿容闲淡的老人，摆一张老竹藤椅，坐着，抑或，横在竹竿长的巷弄里，躺在椅子上，在暖阳下恬然酣眠。

那些古老的店铺，粗陋的外表，走进去，却发现，里面时尚雅致。就像你走近了一个人，却发现，原来他粗犷的形体里，藏着一颗温柔心。一个人，背着包，且行，且停，且恍惚。岁月深处的味道，从幽深的木门里弥漫开来。时光像个蹒跚的老人，老得迈不动步子，停顿在这里。这样的古旧，这样的悠然，这样的慢。真好啊，是心心相印地老天荒的感觉！

紫陌红尘拂面来，遇见一座城，跌进它的怀抱，贴近它的肺腑，深情地缠绵，温柔地缱绻。然后，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是的，能带走什么呢？

在洛阳，伫立在龙桥上，看着浩渺的伊河水，流过蔼蔼香山和万千座石像，幻想曾在这座古城里来来往往的人。叱咤风云的，怀才不遇的，牡丹倾城的……帝王将相，才子佳人，都已化为历史的烟云。如那些断壁颓垣处，谁还会记得往昔的雕栏玉砌、笙歌燕舞。繁华绮丽，过眼皆空，只有那些诗词歌赋千古飘香，一路传唱下来。天地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。太早早就慨叹过：夫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也，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也，而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？或许，只有那些能留下自己声音的人，才获得了不朽的快乐。

犹记得在异乡支教时，一日坐在公交车牌下等车。车来车往，望着对面的亳州九中，和我隔着一马路，恍然又觉得是隔着千山万水。这条马路拉开了我和它的距离，让我沉思：我和九中，有一年之期，对于它，我只是一个过客而已。很多时候我持有一种潜意识的自由，与世无争，与自然相亲，专注于事，达观于心。我也明白，人沉溺于生活久了，会被环境拘囿，拉不开和现实的距离，以物喜己悲，思想不够客观超脱，而支教，提供了一个我以“过客”身份打量环境和审视自我的观察角度，并让“过去”和“未来”在这一个点上得到连接、碰撞和升华，从而具备了未曾有过的平和和深刻，蓄养了沉静豁达的气度。当时在想，等回到我朝夕相处的小城，天长日久，我是否依然能如此洒脱地行走，一程山水一程歌？

在午后柔软的阳光下，一个人走在小城的街道上。这样的行走，遥远如梦，足音轻叩着记忆的心扉。青春和爱情，收藏在小城渐行渐远的角落，成长的离合悲欢和时光一去不复返。人会在走过许多路之后，方才明白，所有的跋涉，不过是在寻找和抵达“回家”。我和小城，或将厮守终生，可是有一个灵魂，总在行走的路上，在远方。

如果我们不出去走走，会以为这就是全世界，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有朋友发的这句话，还配有一些色调安详的图片：冬阳下青山绿水，鳞次栉比的白墙灰瓦，晾晒在马头墙下，圆竹筐里尖尖的红辣椒，挂在雕花木窗旁的黄玉米，仿佛把人拉进了皖南的深宅大院，时空一下子倒退了百年。对于每一座城市，每一片山水来说，匆匆行走的我们，只是走马观花的行人而已。可是，你不知道哪一座古城，哪一片山水，就契合了你的心灵，抚慰了你的灵魂，成就一个过客的永恒。生为行人，夫复何幸？

涂山的茶

□巢湖市苏湾镇黄山中学 祝俊生

家乡巢北，有句谚语：柘皋早点苏湾茶。

家乡苏湾镇，安徽省建制镇，巢湖市十大古镇之一，安徽省美丽乡镇，蜿蜒在合肥东南涂山脚下，鸡鸣三市（合肥、滁州、马鞍山），东西长二十公里，南北长七八公里，南边是涂山，北边是涂水，岗阜相间，山坡地很多，适合种茶。山里面无法种植庄稼，只好种茶。山沿，老百姓为了活命，种植山芋、花生和油菜。现在条件好了，种茶，有的从皖西大别山引入，有的从皖南黄山九华山引入，还有的从浙北天目山、安吉、长兴那边引入。现在，苏湾涂山的茶和庙岗浮槎山的茶，共同打造成巢北茶，和巢南坝镇、散兵、银屏的茶，一北一南，成就的巢湖茶。巢湖产茗，好茗在南北。可喜的是，苏湾的茶，现在名气越来越大了，也许，得益于苏湾的生态，好山好水出好茶！有人说，苏湾是合肥最后一块原生态的土地。“民歌之乡，生态福地，苏湾人民欢迎你”，偌大的广告牌，树立在合巢芜和合宁高速公路的边上。也许是因为苏湾的什么东西都好，以致苏湾的茶叶倒是被人忽视了，真不该的。据说，苏湾的茶叶在上海、南京很畅销，只是规模不大，商标意识不强，所以，名气还不是很响亮。

到苏湾来，不看山，不看水，单单看路，就知道这里茶好。山路十八弯，红壤的路，水泥的路，砂石的路，大路小路岔路，到处是小山坡，远处是青山，近处是茶园，茶树一嘟噜一嘟噜的，麻球似的，散落在旷野中。走了半天才走出一个小村庄，不是这个蕻，就是那个洼，茶树和野生的板栗树、马尾松、棠梨树、兰花草、杜鹃树混生在一起，栗子香、兰花香、梨子香，成就了苏湾茶的特殊香味，既有西湖龙井茶的栗香，也有岳西翠兰的兰香。茶在山野中，人随茶走，茶厂就建在有茶园的路边。山歌也有的，是巢湖民歌中涂山山歌，涂山茶歌。

每年的清明、谷雨前后，苏湾十几家茶厂热闹起来，特别好看的是满山走的采茶女的情影，蓝白相间的小围裙，在茶树、油菜花、桃花、梨花的映掩下，和着蓝天白云青山，简直就是一幅幅水墨丹青画，要多好就有多好，要多美就有多美。要好茗，就泡上来好茗，苏湾翠须、耀华黄片、寨山白茶，就像一个个美丽的村姑，走上了T台，迈上了猫步儿，一顾倾城，再顾倾国。正当天边一抹的红霞，风儿吹绿满园绿茶，你转身就像是一幅田园风景画。

清康熙《巢县志》载，巢北小黄山（即涂山）产好茗，和山南含山为一脉，茶树多从大别山随风而至，有野兰花香味。巢北浮槎山也产茶，用山顶乳泉泡，茶香水甜，北宋欧阳修为此写下《浮槎山水记》长文。《巢北风物记》载，茶，苏湾周边皆有种植，沿小黄山（即涂山）蜿蜒数十公里，杂树杂花相间，此处茶有其他植物味，味醇色绿，清香扑鼻。

我在苏湾教书三十年，喝茶三十年。每天早晨，眼睛一睁，就泡一杯苏湾茶，晚自习回来，看书前，还不忘再泡一杯。就是在梦乡里，闻到的也是家乡苏湾清香的茶味。啊，本地人，喝本地茶。本地叫苏湾，本茶曰苏湾茶。

春色满院 □歙县三阳学校 洪 波/摄

豆腐墩

□石台县崇实中学 焦目祥

春天的田野一定是暗藏了很多的诱惑，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蜂飞蝶舞呢？这时节，我们皖南山区傍晚的田野更加迷人，岂止是招蜂引蝶呀！你看，油菜花海涌金浪，闲人饭后来徜徉。

已过中年的我，为了健康、休闲、愉悦，遵循古人之教诲“饭后百步走，活到九十九”，和同事老郑相约着一道饭后去田野里散步。上天赐予我们的美好春色，岂能忍心辜负之？

我们在花海中漫行，任由蜜蜂嗡嗡地闹，任由自己沉浸、陶醉在氤氲的芳香中。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”老郑喃喃吟诵，抒发着自己的感慨。我取笑他：“你这个老不正经的，告诫你啊，春天可是容易犯错误的季节哦。”因为他叫郑进，临近退休，所以我们私下都“尊敬”地叫他“老不正经”。其实他为人正派，知识渊博，幽默风趣，尤其是对古镇七都的历史更是了然于胸，如数家珍，简直就是一个“活地宝”。

“我倒想犯错误，呵呵，可是上哪去犯呢？”

“蜂蝶所忙的花事，是不是引诱了你也想蠢蠢欲动啊？”

我们继续打趣着，在这花海里，不谈论“花事”，似乎就是大煞风景的虚伪和做作。又不是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的得道高僧，我们可都是食人间烟火的凡人啊！

转过一个山嘴，老郑突然振奋起来，用手指着前面的一个小山包考问我：“这个山包叫什么？你看看像什么？”我望着一片花海中突兀出现的小山包，发挥着自己的想象，海中出现的巨无霸，会是什么呢？“孤岛？巨轮？”我拿不定主意。“都不是，这就是传说中的豆腐墩。”接着，他把豆腐墩的来历向我这个“外来者”娓娓道来。

从前，查公庙（就是现在的崇实中学校址）里住着一个飞天和尚。有一次，他想吃煎豆腐，点着了灶里的柴火，油下了锅，却发现没买豆腐。于是他一个健步飞跨了出去，从这座山顶上一脚踏到更远的山顶，几脚就踏到了县城广阳（现在被淹没在太平湖底下，距离七都30公里左右）的豆腐摊，买好了豆腐急转身往回赶。快到家时，望见家里直冒油烟，匆忙中弄掉了一块豆腐。可家中急等着豆腐下油锅，也就无暇顾及捡起这块豆腐了。掉下来的这块豆腐，就神奇地形成了这个豆腐墩。

既然有这个充满神话色彩的典故，我们就围着豆腐墩转了一圈。这个土墩，长七八十米，宽五六十米，高十米左右。靠近我们学校的南面，长满了草竹，掩盖了其本来面貌。或许是经历了太多的风雨，已经不规整，棱角被岁月磨钝了。由东往北，类似船头，长满了粗壮的杉木，就像船舷边列队的卫士，密密麻麻地耸立着。从这儿看，更像是一艘巨轮。转到西头，尽管还是荆棘丛生，但豆腐的轮廓赫然醒目，棱角分明，真像一块方方正正的豆腐。上面是平坦的，栽种着绿油油的茶树。老郑得意地说，这块茶地还是我们崇实中学的学生学农时开垦的呢！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叫它豆腐墩实在是实至名归。

古人给土墩命名，自有其道理。不叫“轮墩”“木墩”“方墩”，叫“豆腐墩”，以食物来命名，既形象又暗合了“民以食为天”的朴素意愿。这是古人智慧的象征，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远古时代，在土里刨食的祖先们，是多么渴望获得丰收啊！

豆腐墩周围是大片的良田，油菜花正开得鲜艳。可以想见，无污染纯绿色的菜油，煎着鲜滑白嫩的豆腐，呈现油菜花般的焦黄时出锅，这盘煎豆腐，是何等的美味啊！

暮色四合，我们远离了豆腐墩。昏暗的天幕下，我一再回头眺望：花海中的巨轮——豆腐墩。

从你的身边打马而过  
□和县石杨中心小学 周 环  
从你的身边打马而过  
一不留神 我就成了俘虏  
留下刻骨铭心的一段初恋

从你的身边打马而过  
六合山的每一寸肌肤里  
都有牵绊我离开的诱惑

我不知道用怎样的笔触  
才能描绘出你158平方公里的秀美容颜  
我不知道用怎样的音调  
才能歌唱出滁河边你日新月异的旋律  
我不知道用怎样的豪迈  
才能抒写出“建材大镇，文化古镇，旅游名镇，花园景镇，经济强镇，和谐山镇”的豪迈诗篇

我不知道李白漫游2000亩如山湖  
会不会在豪放的酒杯中  
添加一些婉约 写下价比黄金的瞬间  
我不知道陶渊明亲临“一山一湖一馆一堂一寺”  
会不会把你与世外桃源混为一谈  
也会写出脍炙人口的诗句

我只知道  
沿着206省道奔跑的石杨镇  
让我打马而过的身影突然变得犹豫不决